

这个世界的残忍
一点都没有改变

+

李西闽 著



MY SISTER'S
CEMETERY

姐姐的墓园



014004109

1247.57
2987



MY SISTER'S
CEMETERY

姐姐的墓园

李西闽 著



北航

C1690718

I 247.57
2987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2013005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姐姐的墓园 / 李西闽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29-07046-5

I. ①姐…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8355号

姐姐的墓园

JIEJIE DE MUYUAN

李西闽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特约策划: 王非庶

责任编辑: 舒晓云

营销编辑: 高帆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设计: 7拾3号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23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W和M

献给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女性

——题记

序

王小妮

这是一个在追寻中展开的故事。

常被冠名恐怖悬疑小说作家的李西闽的这部新书《姐姐的墓园》，以两条并行的线索推进，一条线索在寻找一个已辞世的年轻女人的最后栖身地，另一条线索回溯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悲剧，全书在时空上有大的跨度，从这国家的东部到西部，从一个小女孩的童年到她的过早离世。最后，终于被弟弟找到的她得以永久地安身在中国西部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而她宿命般的故事依旧在不断地诉说，正被更多和她境遇相近的人们重复延续着。

相信李西闽可以选择更轻车熟路的笔法去完成这个故事，对于悬念和惊悚，他应该处理得更自如和便当，但他没这么做，他是想定了，要用一本书来写惯常状态下的人物命运，就像他在题记中说的，他这部书要：献给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女性。

一个女子，无论出身寒苦，还是漂亮聪明，都是生命本身的给予，不是她能选择的，但就是这些原本的自然然而，在她三十六年的短促生命里，灌注了太多不幸。当漂亮聪明的女孩子这些本该闪光的生命因素，附加在出身寒苦乡村这个不可选择的大背景上之后，一切正常美好，最终都折返回来，变成了对她的不断的自我加伤。而更可怕和更容易被轻视的是，所有这些伤害并没有跟着故事终止，它时刻就在我们身边。

擅长悬疑惊悚的小说家李西闽在这部新作《姐姐的墓园》里，写的只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常态，而常态决不等于正常的生活，我想，这才

目 录

序 / 1

第一卷 风中的秘密 / 1

那天上午，天上飘着细雨，我的右眼皮不停地跳，像是不祥的预兆。我在不安的情绪中，接到了陌生的电话，电话中，一个嗓音沙哑的女人告诉我，姐姐死了。

第二卷 锋利的刀子 / 39

她单腿跪在吴晓钢身体旁边，从腰间掏出了一把尖刀，狠狠地插进了他的心脏。姐姐站起来，走进他家的卫生间，洗了洗手，然后开始梳头。此时的她异常平静，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第三卷 渐渐腐烂的苹果 / 87

想起刚刚经历过的那场劫难，榕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她的人生就是一场噩梦接着一场噩梦，这是她个人的宿命还是所有女人的宿命？那颗苹果要么被人吃掉，要么在污浊的空气里腐烂，榕觉得自己就是一颗渐渐腐烂的苹果。

第四卷 孔雀 / 127

我无语了，很冷，很冷。

我想，我已经死了，心死了。

1

父亲去世前那个晚上，我梦见了姐姐。姐姐走在山路上，背影飘忽不定，我在她后面追赶，却怎么也追不上她，她就像风一样。我朝她的背影呼喊：“姐姐，姐姐，你跟我回家，爸爸要死了——”她听不见我的声音，还是风一样往前走，山路崎岖，她如履平地。我希望姐姐能够回过头，那样就能够看见我，也许就会停下来，认真听我说话，然后跟我回家。姐姐没有回头，很快就不见了踪影。我凄凉地站在陌生的山野，欲哭无泪。我不知道梦中的姐姐去了何方，父亲去世，她竟然没有回家。

早晨梦醒后，我听见了父亲的惨叫。我来到父亲卧房，瘦骨嶙峋的他躺在床上，蜡黄的脸上都是汗水，深陷的眼睛散发出最后的光亮。父亲朝我伸出颤抖的手，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喉结滑动了一下，手颓然落下。我很清楚，他想问我，姐姐怎么还没有回来。他和姐姐斗了一生的气，却希望离开人世时见到姐姐，我十分理解他。父亲此时是一条即将渴死的鱼，他大口地呼出了几口浑浊之气后，停止了呼吸。他终于像一块无用的破布，被尘世抛弃。

死亡对父亲而言，是一种解脱。我真不忍心每天听到他因为疼痛发出的惨叫。可是，父亲带着遗憾离去，我内心也很纠结。他和姐姐的恩怨，我都知道，很多时候，我就像个局外人，冷漠地观望，我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我清晰地知道，父亲死了，我没有落泪，只是悲恸地长叹。我再次拿起手机，拨姐姐三年前留给我的手机号码。其实，在一年前，此号码就已经是空号，我一直没有删除，是希望某天能够拨通，听到姐姐的声音。我无望地关掉了手机，凑近父亲死灰的脸，哽咽地说：“爹，你安心去吧，你不用再担心姐姐了，她都不担心你，你担心她干什么呢？你好好上路吧，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值得你留恋，希望你能在天堂和妈妈相聚，过上好日子。”说完，我站直了身，开始办理

父亲的丧事。屋外那棵乌柏树上，扑满了死鬼鸟，它们不停地哀叫，小镇上的人看到如此情景，就知道我父亲死了。

那时我不清楚姐姐在何方。

我也不清楚要是她知道父亲死了会不会回来奔丧。

无论如何，她是父亲的女儿。我相信，她能够感觉到父亲亡故，不管她回不回来，不管她会不会感到悲伤。

父亲入土为安后的那个黄昏，我在中学校门口碰到了上官明亮。上官明亮是条光棍，四十多岁了，也没有娶上老婆。他长得一表人才，找个女人应该没有问题，他不肯娶妻生子，也许是因为我姐姐。他和我姐姐有过一段轰动小镇的纠葛，也是因为那场纠葛，姐姐心中埋下了伤痛和仇恨，姐姐和父亲的恩怨，也受这场纠葛影响。我曾经想杀了他，现在看到他，也特别恶心。

他站在我面前，比我高出一头。他用莫测的目光俯视我，说：“你姐没有回来？”

我冷冷地说：“回不回来，关你什么事？”

他浑身电击般颤抖了一下，然后镇定下来，说：“我晓得她没有回来。”说完，他转身而去。我望着他高大的背影，内心突然有些惆怅，我试图理解这个男人，尽管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多次诅咒他被雷劈，或者酒后暴死，也多次想亲手杀了他。

2

我是唐镇中学的体育老师，在人们眼中，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我的学生都喜欢我，就是枯燥的体育课，我也会用生动有趣的语言给他们讲解。有些学生会对我说：“李老师，你不去教语文，简直太可惜了。”我只是笑笑。我承认姐姐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也像她一样喜欢舞文弄墨，我经常会在网上写些东西，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时因为上网太多，我老婆黄七月就会不停地数落我，我不怕老婆埋怨，却怕看

到女儿惊恐的目光。女儿李雪花才5岁，每次我和老婆吵架，她就会躲在一边，惊恐地看着我。我会突然心痛，停止争吵，过去抱起她，安慰她幼小的容易受伤的心灵。

黄七月也是老师，她在唐镇中心小学教数学。

她是个脚踏实地的女人，对我姐姐有很大的看法，在她眼里，姐姐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是个幻影，是一阵风。黄七月多次预言，姐姐没有未来，什么也没有，到头来就是一场空。我说，谁到头来不是一场空，谁又能不死？黄七月蔑视地说我胡搅蛮缠，姐姐在我面前是坏榜样，黄七月不希望我也成为女儿的坏榜样。我的确没有她理性，理性的她经常会让我不无所适从，甚至陷入现实冰冷的深渊。

我在为姐姐辩护时，心里其实也没底，我无法判断姐姐的正确与错误。我是个矛盾之人，姐姐对我影响深刻，我又怕成为她那样的人，我幻想能够像她那样自由地漂泊，又能享受安逸的家庭生活。我爱我姐姐，我又恨她。我爱她，是因为她也爱我，我恨她，是因为她对父亲的残忍，很多事情，我都原谅了父亲，她却还耿耿于怀。

父亲过世两年后的那个春天，雨水丰沛，湿漉漉的唐镇充满了霉烂的气味。我不喜欢雨季，我感觉每一寸皮肤都在发霉，浑身瘙痒。那天上午，天上飘着细雨，我的右眼皮不停地跳，像是不祥的预兆。我在不安的情绪中，接到了陌生的电话，电话中，一个嗓音沙哑的女人告诉我，姐姐死了。我呆呆地站在雨中，锋利的长矛刺中了心脏，我无法呼吸。过了许久，我的泪水才奔涌而出。

我姐姐死了。

我姐姐死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死，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死在那遥远偏僻的西部山地。这些年来，姐姐偶尔会突然打个电话给我，她知道我的手机，而她的手机号码总变，永远不会告诉我她的行踪和一切关于她的事情。为了让她能够找到我，我一直没有变换手机号码。每次她打电话给我，都不会有太多的话，她在另一边静静地听我说话，我还没有说完，她就会突然挂断电话，我打过去，她也不会接了。她只是想听到我的声

音，证实我还好就行了，她心里记挂我。父亲过世后，她来过一次电话，我告诉她父亲的死讯时，我不清楚她的表情，电话那头的沉默让我恐惧。我一直都在等她的电话，只要她能够来电话，哪怕不说一句话，我也知道她还活着，我心里也同样牵挂着她。我没有想到，等来的是陌生人的电话，而且是关于她的死讯。我说不出内心的悲恸，觉得无力，我抓不住姐姐，就像抓不住那一缕风。

.....

我决定去寻找姐姐的死因，去把她的骨灰带回来安葬。我不能告诉黄七月，如果告诉了她，她一定不会让我去西部山地。我请好假后，准备偷偷离开。那是个微雨的早晨，空气中还散发着霉烂的气味，我没有胃口吃早饭，我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着黄七月母女吃饭。黄七月边喝粥边用异样的目光瞟我。她说：“你怎么不吃？”我笑了笑说：“不饿，不饿。”她说：“你笑得好假。”我是笑得好假，本来我应该哭的，我姐姐死了，我怎么能笑得真实呢？黄七月说：“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吃也好，不吃也好，我也没有力气管你了。”我无语。黄七月和女儿吃完早饭，就离开了家，她送女儿去幼儿园，然后再去学校。黄七月和女儿走出家门后，就一直没有回头。我心里特别伤感，有种生离死别的味道。

我很快地收拾好行李，提着行李箱，匆匆地离开了家。

快到汽车站时，我又碰见了上官明亮。

上官明亮挡住了我的去路，鬣狗般闻了闻我身上的气息，说：“李瑞，你是去找你姐姐？”

见到他，想到死去的姐姐，我愤怒地说：“你给我滚开！”

他没有滚开，还是站在我面前，敏感地说：“是不是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说：“滚！”

他终于闪到一旁，让我经过。

走出一段路，我回头望了望，他还站在那里注视着我。我突然想，他是否还恋着我姐姐，他至今没有婚娶，是不是因为我姐姐？我突然朝

他吼道：“我姐姐死了，你满意了吧，王八蛋！”

他的身体摇摇欲坠。

过了会儿，上官明亮狂笑道：“她怎么会死，哈哈哈哈哈，她怎么会死！”

是的，姐姐怎么会死？

3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从唐镇坐汽车到县城，又从县城坐火车到江西南昌，再从南昌坐火车到昆明，接着从昆明坐长途汽车到香格里拉，一路上走了好几天。疲惫不堪的我被扔在迪庆汽车站。此时已是黄昏，阳光还是那么强烈，天是那么蓝，蓝得让我昏眩。在这陌生之地，我内心忐忑不安，有种无依无靠之感。姐姐当初来到此地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不得而知。

我打开了手机。

一路上，我的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我不敢开机，如果开着手机，黄七月会把它打爆，她是个不依不饶的女人。打开手机后，手机屏幕上出现了许多短信，都是黄七月发过来的。她用手机短信，反反复复地问我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诉她就出走，是不是和哪个女人私奔了，开机后赶紧给她回电话，她很担心又十分愤怒，还有怒骂和哀求……我没有心情应付她发来的手机短信，我想回去后再和她解释，尽管这样对她极为残忍，也是莫大的伤害。

我给胡丽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了。胡丽就是告诉我姐姐死讯的人，她没有想到我会来，而且那么快就赶过来了。接到我电话时，她愣了一会儿，然后才说：“你等我，我马上过去接你。”

我站在汽车站外面，点燃了一根烟，吸着烟等待胡丽。

我心里突然有了种想法，姐姐会出现在我面前，她微笑着端详着我，说：“阿瑞，姐想死你了。”我会吃惊地说：“你没死？”她还是

微笑地说：“姐命硬，怎么可能死呢，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呢，怎么能死？”我说：“你怎么能够骗我，你知道我有多么悲伤吗？”姐姐笑出了声：“我要不骗你说自己死了，你会到这个地方来看我吗？”我悲喜交集，流下了泪水。姐姐像童年时那样，擦去我的泪水，抱着我说：“不哭，不哭，阿瑞乖，姐姐给你糖吃。”

就在我想入非非之际，一个又瘦又矮满脸黝黑的女子出现在汽车站门口，尖声喊叫：“谁是李瑞，谁是李瑞？”

人们都用古怪的目光看着她。

我扔掉手中的烟头，小学生般举起手，大声说：“我是李瑞。”

她走到我面前，目光严峻地审视着我，说：“你就是李瑞？”

我点了点头。

她说：“你和你姐姐一点都不像，她那么漂亮，你却这么丑。”

我没有理会她略带嘲讽的话语，说：“我姐姐怎么没来？”

她吃惊地说：“我不是告诉你，你姐姐已经——”

我凄凉地说：“她真的死了？”

她眼中闪动着泪光，轻声说：“她真的走了。走吧，跟我去我的酒吧，我会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你。”

4

胡丽把我带到古城的一条幽静小街。小街两旁都是客栈和酒吧，大都关闭门扉，也看不到什么人。我想，如此幽静的小街上，这么多客栈和酒吧，他们会有生意吗？胡丽看穿了我的心思，她说：“现在是淡季，5月以后，客人就多了，到时，这里就会热闹非凡。”我不清楚旅游旺季时这里会有怎么样的热闹，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这里，就像我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会来这里一样。

胡丽的酒吧叫“狼毒花酒吧”。酒吧木门边斑驳的泥墙上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画着一朵红色的狼毒花，狼毒花的上方，歪歪扭扭地写着

酒吧的名称，我猜想，木牌上的狼毒花和字都出自胡丽手笔。我没有问她，她笑了笑说：“那狼毒花是你姐姐画的，字是我写的。”我突然有种想法，胡丽是狼毒花，姐姐也是朵狼毒花，她和胡丽之所以成为好朋友，因为她们臭味相投。

这是古旧的民房，进门后，有个院子，院子里杂乱地放着花盆和空酒瓶子等杂物，花盆上的花草都枯萎了，它们经过寒冷以及霜雪，不知会不会在春风中醒来，长出稚嫩的绿苗，然后开出美丽的花朵。民房是两层楼的房子，下面一层有个厨房和一间房间，中间是个一百多平米的厅，厅里有个吧台，放着几张长条的原木桌子，桌面黑乎乎的，泛着油光。墙上错乱地贴满了照片和游客的留言条。可以想象，这里热闹时候的样子。胡丽告诉我，楼上有几间客房，到时都会爆满。

胡丽把我领到楼下的那个房间，对我说：“你就住这儿吧。”

房间里有股浓郁的骚臭味，这难道就是狐狸的味道？

尽管我难以忍受房间里的怪味，还是入乡随俗，在这里安置下来。胡丽让我休息一会儿，她去给我准备晚饭。胡丽把我关在房间里，自己出去忙碌了。其实我不饿，我只想早些知道姐姐是怎么死的，她的遗体又在何处？狭小的房间里放着两张床，还有张小书桌，书桌上凌乱不堪，有香烟、烟灰缸、火机、小香炉、藏香、饼干盒等等。我的目光被一个小镜框吸引，镜框里镶着一张照片，这是姐姐和胡丽的合影，背景是苍茫的雪山。照片中的姐姐和胡丽都笑得灿烂，近乎狂野，姐姐比我最后一次见她面时黑了许多。我拿起镜框，抚摸照片中姐姐的脸，悲恸再次袭击了我的心脏，泪水禁不住滚落。最后一次见到姐姐，是在我和黄七月结婚后的第二天。那天晌午，我突然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她说她在河边的小树林里等我，而且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借故离开了家，直奔河边的小树林。高挑清瘦的姐姐站在一棵乌柏树下，风把她的头发吹乱。我出现在她面前时，她颤抖地喊了声：“阿瑞——”我惊喜地喊了声：“姐——”姐姐眼中有泪，但没流下来。她拉着我的手，说：“阿瑞，你结婚了，是个真正的男人了，以后就要承担起责任了，我也放心了。”她的手冰凉，我不清楚她离开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什么她的手如此冰凉，让她的眼如此忧伤。我说：“姐，跟我回家吧，爸的内心早就和你和解了，他一直想念着你，担心你，每次你打电话给我，我都会告诉他，他说他想听听你的声音，可是——”姐姐给了我一个信封，我知道信封里装的是钱。她说：“阿瑞，这是姐姐的一点心意，你收着，不要嫌少，好好生活，好好照顾爸爸和你妻子。”说完，她转身走了。我拦不住她，她就是风，自由的风。

……

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胡丽在房间门口喊我：“李瑞，出来吃饭。”

我说：“我不饿，不想吃。”

胡丽说：“我理解你的心情，饭总归要吃的，快出来随便吃点吧。”

我走出了房间。

一张长条桌上摆上几副碗筷，桌上有四大盘菜，分别是醋溜土豆丝、回锅肉、手抓羊肉、大盘鸡。看来还有人要和我们一起吃饭。果然，我入座后，门外进来两个男人，一个光头，抱着吉他，一个刀条脸，手里提着一瓶白酒。胡丽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听说我是李婉榕的弟弟，脸色有些变化，显得沉重。光头叫王杰，是个流浪歌手；刀条脸叫张冲，是一家客栈的老板，他刚刚从内地回来。

他们在喝酒。

我没喝，一来，我不会喝酒，二来，我也没有心情喝酒。他们也没有逼我，推让几句就放过了我。除了手抓羊肉，其他菜都是辣的，我吃不了辣，吃了块羊肉就吃不下了，默默地坐在那里看他们喝酒。他们的话也很少，不停地喝酒。喝到最后，张冲醉了，他哭了，嚎叫道：“要是婉榕在多好，要是婉榕在多好——”胡丽抹了抹眼泪，说：“她在，一直都在。”看得出来，他们对姐姐有感情，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心就像一坨冰，浑身发冷。

王杰没有说什么，长叹一声后，就开始弹唱：

风起了雨下了

莽叶落了

树叶黄了

春去秋来

心绪起伏

时光流转

岁月沧桑

不要怕不要怕

无论严寒或酷暑

不要怕不要怕

无论伤痛或苦难

不要怕不要怕

.....

张冲和胡丽也跟王杰一起唱。

唱完这首名为《不要怕》的歌，王杰干了一杯酒，对我说：“这是你姐姐最喜欢的一首歌，她也会唱，她经常和我们一起唱。”

我相信姐姐刚才也在和他们一起唱，真的相信。

这个晚上，酒吧没有别的客人。提起姐姐，他们都和我一样悲伤。在香格里拉古城，他们四个人是最好的朋友，是死党。夜深了，我和胡丽把王杰和张冲送出了酒吧，在酒吧门口，王杰扶着烂醉如泥的张冲，说：“你们回吧，对了，李瑞，在这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的。”我说：“谢谢。”

他们走后，我看到不远处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人。

那是个男人，我可以感觉到他在朝我们张望。因为路灯昏黄，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知道他个头很高。我不清楚他是谁，但是，我心里明白他的敌意，或者某种不良的情绪。胡丽拉了拉我的衣袖，说：“进屋吧，外面冷。”我说：“那人是谁？”胡丽说：“别管他！”我心想，胡丽一定知道他是谁，而且胡丽对他有气。我们进了屋，胡丽用力地关上了门。

门外有风刮过，发出野兽般的呜咽。

我想那个站在路灯下的男人会在这个夜里干什么，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有某种危险在临近。

5

现在这个时候，白天天气还可以，晚上还很冷，其实太阳落山后，气温就降下来了。胡丽在我住的房间里生了炉子，炉子的炭火很旺，房间里十分温暖。我没有想到胡丽会和我同居一室。她给我铺好床，说：“睡吧，我累了，有什么事情叫我就行了。”她当着我的面，脱掉外衣，钻进了被窝。我从来没有和陌生女人同居一室过，既紧张又害臊。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胡丽看了看我，说：“你怎么不睡？”

我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

胡丽明白了什么，笑了笑，说：“傻瓜，睡吧，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本来想安排你到楼上的客房住的，可是客房没有炉子，怕你晚上会被冻坏，就安排你和我一起住，别多心了，我都信任你，你还怕什么，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吃亏的也是我呀。睡吧，你姐姐以前也是和我住一个屋的，就睡你那张床。况且，来这里的驴友男女混住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能够走到一起的，都是有缘分。”

听了她的话，我上了床，躺进了被窝。

胡丽拉灭了灯。

因为有炉火，屋里还有些光亮，不是那么黑。我睁大眼睛，看着黑乎乎的天板，我想着姐姐。就是现在，我还不相信姐姐真的死了，我还认为她在和我开一个巨大的玩笑，也许明天早上醒来，我就可以看到姐姐的笑脸，听到她温存的话语。不一会儿，胡丽就打起了呼噜，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女人打呼噜。这个打呼噜的女人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和我姐姐一样，只不过，我不了解她们的故事。

胡丽说好要告诉我关于姐姐的事情，她却睡了。